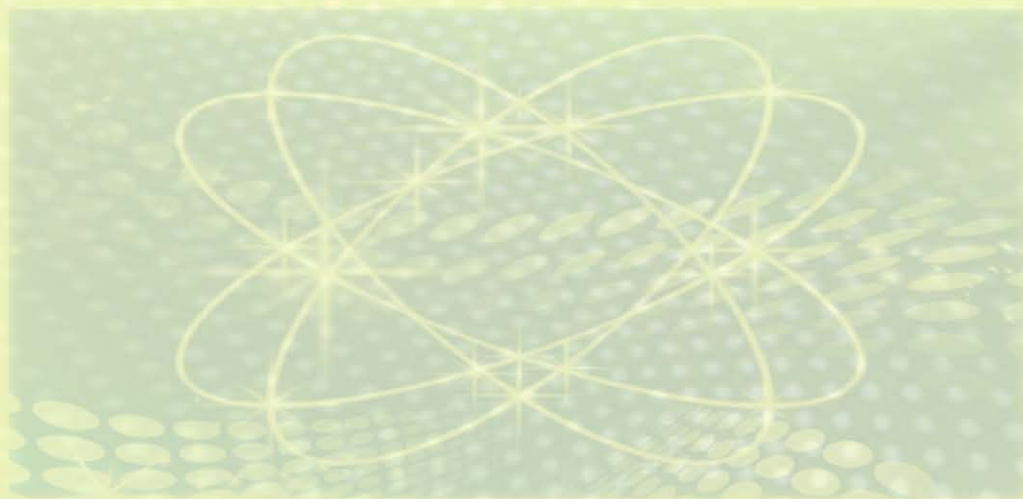


聊斋百图

王秉复 绘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聊斋百图 / 王秉复绘.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545-1097-1

I. ①聊… II. ①王… III. ①中国画—人物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6737号

聊斋百图

王 秉 复 绘
责任编辑 郝建东
装帧设计 王 伟
出 品 深圳市鸿都学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刷 深圳市飞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制 版 深圳市鸿都学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2
字 数 450千字
印 张 25.5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5-1097-1
定 价 18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卯

齋

百

圖

和

子題





常道先生艺术简历

王秉复，字常道

1936年 生于天津

1956年 毕业于天津市第一中学

1956年6月 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初试录取，由蒋兆和先生面试

1956年7月 考取中央美术学院，9月由李苦禅先生引领拜谒齐白石

1956年—1957年 师从李斛、刘勃舒、黄润华学习素描，师从宗其香学习水墨写生，师从肖淑芳学习水彩画，中间曾经吴作人代课指点

1958年 由陆鸿年、黄均先生带领到永乐宫临摹元代壁画

1959年—1960年 师从叶浅予、蒋兆和学习人物画，师从吴镜汀、秦仲文、李可染学习山水画，师从李苦禅、高希舜学习花鸟画

1960年10月 由董希文、李琦、陆鸿年带领到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

1961年9月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同年被分配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任教

1964年—1979年 下放劳动，后期在北京市地毯厂作图案设计

1979年 回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任教

1983年 完成人物画白描技法讲义《骨法发微》，于2010年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3年—1984年 绘《世说新语》三百余幅

1986年 完成《聊斋》百图

1990年 完成《中国神话》英文版、《三国演义》、《金瓶梅》韩文版插图共百余幅，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1995年至今 画《中国古代陶俑》五百余幅

2002年至今 画《龙文鞭影》五百余幅

20世纪90年代 多写意人物画创作，近期多作写生山水画



目錄

勞山道士	001
嬌娜	003
王成	007
青鳳	009
畫皮	012
賈兒	015
董生	018
嬰寧	020
聶小倩	024
俠女	028
蓮香	031
阿寶	035
巧娘	038
紅玉	042
魯公女	045
道士	048
連瑣	050
白于玉	053
老饕	056
連城	058
庚娘	061
宮夢弼	064
阿霞	067

翩翩	069
青梅	072
田七郎	076
促織	079
妾杖擊賊	082
辛十四娘	084
捉鬼射狐	088
鴉頭	090
封三娘	093
狐夢	096
章阿端	099
花姑子	102
西湖主	105
伍秋月	108
荷花三娘子	111
彭海秋	114
寶氏	117
馬介甫	119
雲翠仙	123
大力將軍	126
顏氏	128
小謝	130
細侯	134
惠芳	136
蕭七	138

菱角	141
餓鬼	143
江城	145
孫生	149
邵九娘	151
二商	155
梅女	157
青娥	160
胡四娘	164
宦娘	167
阿繡	170
小翠	173
嫦娥	177
褚生	181
霍女	184
司文郎	188
佟客	191
楊大洪	193
劉夫人	195
真生	198
神女	200
湘裙	204
長亭	207
席方平	210
素秋	213

臙脂	217
阿纖	221
瑞雲	224
仇大娘	226
珊瑚	230
申氏	233
恒娘	235
葛巾	238
黃英	242
書癡	245
青蛙神	248
任秀	251
晚霞	253
白秋練	256
陳雲棲	259
織成	263
竹青	266
狐女	269
張氏婦	271
香玉	273
石清虛	276
車夫	278
王桂菴	280
寄生	283
粉蝶	286
錦瑟	289
房文淑	293



勞山道士

勞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多仙人，負笈往遊。登一頂，有觀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團上，素發垂領，而神觀爽邁。叩而與語，理甚玄妙。請師之，道士曰：『恐嬌情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門人甚眾，薄暮畢集，王俱與稽首，遂留觀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隨眾采樵。王謹受教。過月餘，手足重繭，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日已暮，尚無燈燭。師乃剪紙如鏡，黏壁間，俄頃，月明輝室，光鑒毫芒。諸門人環聽奔走。一客曰：『良宵勝樂，不可不同。』乃於案上取壺酒，分贐諸徒，且囑盡醉。王自思：七八人，壺酒何能遍給？遂各覓盃盂，競飲先釂，惟恐樽盡，而往復挹注，竟不少減。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賜月明之照，乃爾寂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秀項，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烈如簫管。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幾上，驚顧之間，已複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樂，然不勝酒力矣。其錢我於月宮可乎？』三人移席，漸入月中。眾視三人，坐月中飲，鬚眉畢見，如影之在鏡中。移時，月漸暗；門人然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幾上肴核尚存，壁上月，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問眾：『飲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寢，勿誤樵蘇。』眾諾而退。王竊忻慕，歸念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辭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習，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閱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吾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略授小技，此來為不負也。』道士問：『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牆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以訣，令自咒畢，呼曰：『入之！』王面牆不敢入。又曰：『試入之。』王果從容入，及牆而阻。道士曰：『俯首驟入，勿逡巡！』王果去牆數步，奔而入；及牆，虛若無物；回視，果在牆外矣。大喜，入謝。道士曰：『歸宜潔持，否則不驗。』遂助資斧遣之歸。抵家，自詡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效其作為，去牆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驀然而踣。妻扶視之，額上墳起，如巨卵焉。妻擲揄之。王漸忿，罵老道士之無良而已。



娇娜

嬌娜

孔生雪笠，聖裔也。為人蘊藉，工詩。有執友令天臺，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普陀寺，傭為寺僧抄錄。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訟蕭條，眷口寡，移而鄉居，宅遂曠焉。一日，大雪崩騰，寂無行旅。偶過其門，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趣與為禮，略致慰問，即屈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處悉懸錦幕；壁上多古人書畫。案頭書一冊，簽云：『琅嬛瑣記。』翻閱一過，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單第，意為第主，即亦不審官閥。少年細詰行蹤，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歎曰：『羈旅之人，誰作曹丘者？』少年曰：『倘不以驚駭見斥，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為友。便問：『宅何久錮？』答曰：『此為單府，曩以公子鄉居，是以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頓。』生始知非單。當晚，談笑甚歡，即留共榻。昧爽，即有僮子熾炭於室。少年先起入內，生尚擁被坐。僮入曰：『太公來。』生驚起。一叟入，鬢髮皤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學塗鴉，勿以友故，行輩視之也。』已，乃進錦衣一襲，貂帽、襪、履各一事。視生盥櫛已，乃呼酒薦饌。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酒數行，叟興辭，曳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業，類皆古文詞，並無時藝。問之，笑雲：『僕不求進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盡歡，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未；已寢，可暗喚香奴來。』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至。少頃，一婢入，紅妝豔絕。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勾動，激揚哀烈，節拍不類夙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次日，早起共讀。公子最惠，過目成詠，二三月後，命筆警絕。相約五日一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曰：『此婢為老父所豢養。兄曠邈無家，我夙夜代籌久矣。行當為君謀一佳偶。』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誠「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為佳，君願亦易足也。』居半載，生欲翱翔郊郭，至門，則雙扉外扃。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遊紛意念，故謝客耳。』生亦安之。時盛暑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腫起如桃，一夜如盃，痛楚吟呻。公子朝夕省視，眠食都廢。又數日，創劇，益絕食飲。太公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清恙，嬌娜妹子能療之。遣人于外祖母處呼令歸，何久不至？』俄僮入白：『娜姑至，姨與松姑同來。』父子疾趨入內。少間，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顏色，嘖呻頓忘，精神為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胞也，妹子好醫之。』女乃斂羞容，揄長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覺芳氣勝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脈動矣。然症雖危，可治；但膚塊已凝，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徐按下之。創突起寸許，高出釧外，而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似前如盃闊矣。乃一手啟羅衿，解佩刀，刃薄於紙，把釧握刃，輕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牀席。而貪近嬌姿，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團團然如樹上削下之癭。又呼水來，為洗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著肉上，按令旋轉。才一周，覺熱火蒸騰；再一周，習習作癢；三周已，遍體清涼，沁入骨髓。女收丸入咽，曰：『愈矣！』趨

步出。生躍起走謝，沉痾若失。而懸想容輝，苦不自己。自是廢卷癡坐，無複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為兄物色，得一佳偶。』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凝思良久，但雲：『勿須。』面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公子會其指，曰：『家君仰慕鴻才，常欲附為婚姻。但止一少妹，齒太穉。有姨女阿松，年十八矣，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姊日涉園亭，伺前廂，可望見之。』生如其教。果見嬌娜偕麗人來，畫黛彎蛾，蓮鉤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生大悅，請公子作伐。翼日，公子自內出，賀曰：『諧矣。』乃除別院，為生成禮。是夕，鼓吹闐咽，塵落漫飛，似望中仙人，忽同衾幄，遂疑廣寒宮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巹之後，甚愜心懷。一夕，公子謂生曰：『切磋之惠，無日可以忘之。近單公子解訟歸，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複聚，因而離緒縈懷。』生願從之而去。公子勸還鄉間，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可即送君行。』無何，太公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與生夫婦相把握，囑閉眸勿視。飄然履空，但覺耳際風鳴。久之曰：『至矣。』啟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非人。喜叩家門。母出非望，又睹美婦，方共忻慰。及回顧，則公子逝矣。松娘事姑孝，豔色賢名，聲聞遐邇。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攜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舉一男，名小宦。生以忤直指罷官，罣礙不得歸。偶獵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驪駒，頻頻瞻顧。細視，則皇甫公子也。攬轡停驂，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昏，蔭翳天日。入其家，則金湓浮釘，宛然世族。問妹子則嫁；岳母已亡。深相感悼。經宿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亂吾種矣。』生拜謝翼德。笑曰：『姊夫貴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郎，亦來謁拜。信宿乃去。一日，公子有憂色，謂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銳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俱入，羅拜堂上。生大駭，亟問。公子曰：『餘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劫。君肯以身赴難，一門可望生全；不然，請抱子而行，無相累。』生矢共生死。乃使仗劍於門。囑曰：『雷霆轟擊，勿動也！』生如所教。果見陰雲晝暝，昏黑如■。回視舊居，無複閑閤；惟見高塚歸然，巨穴無底。方錯愕間，霹靂一聲，擺簸山嶽；急雨狂風，老樹為拔。生目眩耳聾，屹不少動。忽於繁煙黑絮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爪，自穴攫一人出，隨煙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離地，以劍擊之，隨手墮落。忽而崩雷爆裂，生僕，遂斃。少間，晴霽，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於旁，大哭曰：『孔郎為我而死，我何生矣！』松娘亦出，共舁生歸。嬌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金簪撥其齒，自乃撮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紅丸隨氣入喉，格格作響。移時，醒然而蘇。見眷口滿前，恍如夢寤。於是一門團圓，驚定而喜。生以幽壙不可久居，議同旋裏。滿堂交贊，惟嬌娜不樂。生請與吳郎俱，又慮翁媼不肯離幼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劫，一門俱沒。嬌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城勾當數日，遂連夜趣裝。既歸，以閑園寓公子，恒反關之；生及松娘至，始發局。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讌，若一家然。小宦長成，貌韶秀，有狐意。出遊都市，共知為狐兒也。



王成

王成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賸破屋數間，與妻臥牛衣中，交謫不堪。時盛夏燠熱。村外故有周氏園，牆宇盡傾，惟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中，王亦在焉。既曉睡者盡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逡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鐫有細字雲：『儀賓府制。』王祖為衡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款式，因把釵躊躇。欸一嫗來尋釵。王雖貧，然性介，遽出授之。嫗喜，極贊盛德，曰：『釵直幾何，先夫之遺澤也。』問：『夫君伊誰？』答雲：『故儀賓王柬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嫗亦驚曰：『汝即王柬之之孫耶！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繾綣，君祖歿，老身遂隱。過此遺釵，適入子手，非天數耶！』王亦曾聞祖有狐妻，信其言，便邀臨顧。嫗從之。王呼妻出見，負敗絮，菜色黯焉。嫗歎曰：『嘻！王柬之之孫，乃一貧至此哉！』又顧敗灶無煙，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細述貧狀，嗚咽飲泣。嫗以釵授婦，使姑質錢市米，三日後請複相見。王挽留之。嫗曰：『汝一妻猶不能存活，我在，仰屋而居，複何裨益？』遂徑去。王為妻言其故，妻大怖。王誦其義，使姑事之，妻諾。踰三日果至，出數金糴粟麥各一石。夜與婦宿短榻。婦初懼之，然察其意殊拳拳，遂不之疑。翌日謂王曰：『孫勿情，宜操小生業，坐食烏可長也！』王告以無資。嫗曰：『汝祖在時，金帛憑所取，我以世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久貯亦無所用，可將去悉以市葛，刻日赴都，可得微息。』王從之，購五十餘端以歸。嫗命趨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勤勿惰，宜急勿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囊貨就路。中途遇雨，衣履浸濡。王生平未曆風霜，委頓不堪，因暫休旅舍。不意淙淙徹暮，簷雨如繩，過宿，寧益甚。見往來行人，踐淖沒脛，心畏苦之。待至亭午，始漸燥，而陰雲複合，雨又大作。信宿乃行。將近京，傳聞葛價翔貴，心竊喜。入都解裝客店，主人深惜其晚。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絕少。貝勒府購致甚急，價頓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方購足，後來者並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王鬱鬱不得志。越日葛至愈多，價益下，王以無利不肯售。遲十餘日，計食耗煩多，倍益憂悶。主人勸令賤賣，改而他圖。從之，虧資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將作歸計，起視囊中，則金亡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為計。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歎曰：『此我數也，於主人何尤？』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自念無以見祖母，蹀躞內外，進退維穀。適見鬥鶉者，一賭數千，每市一鶉，恒百錢不止。意忽動，計囊中資僅足販鶉，以商主人，主人亟懲惠之。且約假寓飲食，不取其直。王喜，遂行。購鶉盈擔，複入都。主人喜，賀其速售。至夜，大雨徹曙，天明衢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居以待晴，連綿數日，更無休止。起視籠中鶉漸死。王大懼，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並一籠飼之。經宿往窺，則一鶉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為扼腕。王自度金盡罔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鶉，審諦之曰：『此似英物。諸鶉之死，未必非此之鬥殺之也。君暇亦無事，請把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王如其教。既馴，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食。

鵝健甚，輒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子弟決賭，三戰三勝。半年蓄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鵝如命。先是大親王好鵝，每值上元，輒放民間把鵝者入邸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宜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倘有萬分一鵝鬥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予首是瞻，待首肯而後應之。』王曰：『諾。』至邸，則鵝人肩摩於墀下。頃之，王出禦殿。左右宣言：『有願鬥者上。』即有一人把鵝趨而進。王命放鵝，客亦放。略一騰蹕，客鵝已敗。王大笑。俄頃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曰：『睛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鐵喙者當之。一再騰躍，而王鵝鍛羽。更選其良，再易再敗。王急命取宮中玉鵝。片時把出，素羽如鷺，神駿不凡。王成意餒，跪而求罷，曰：『大王之鵝神物也，恐傷吾禽，喪吾業矣。』王笑曰：『縱之，脫鬥而死，當厚爾償。』成乃縱之。玉鵝直奔之。而玉鵝方來，則伏如怒雞以待之。玉鵝健喙，則起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頡頏，相持約一伏時。玉鵝漸懈，而其怒益烈，其鬥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逃。觀者千人，罔不嘆羨。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啄至爪，審週一過，問成曰：『鵝可貨否？』答曰：『小人無恆產，與相依為命，不願售也。』王曰：『賜爾重直，中人之產可致。頗願之乎？』成俯思良久，曰：『本不樂置，顧大王既愛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問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癡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直也？』成曰：『大王不以為寶，臣以為連城之璧不過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中，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口食指，無凍餒憂，是何寶如之？』王曰：『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鵝者！』成囊鵝欲行。王呼曰：『鵝人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心願盈溢，惟恐失時，曰：『以此數售，心實快快。但交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即如王命。』王喜，即秤付之。成囊金拜賜而出。主人懟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曆述所為，出金相慶。嫗命置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嫗早起，使成督耕，婦督織。稍情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嫗辭欲去。夫婦共挽之，至泣下。嫗亦遂止。旭旦候之，已杳然矣。